

雙城記

何冀平

不負江南

1906年春天的一個夜晚，在江南浙江的一個小山村，用四個稻桶和門板搭成的簡易舞台上，演出了《雙金花》，這一天，越劇誕生。

浙江嵊州山水青綠，田園清幽，流淌千年的剡溪水至今清澈見底。這裡還是江南人文薈萃之地，有承載自東晉始經唐、宋、元、明、清而形成的浙東唐詩之路，留下李白、杜甫、白居易、陸游、湯顯祖等三百多位詩人唱頌剡溪的詩篇。

百年前，中國女子越劇從這裡起步，乘着烏篷船，沿着剡溪，走進上海十里洋場，成為了京劇之後的第二大劇種。

越劇誕生一百多年後，在剡溪邊的山水田園之中，嵊州人衛平斥資40億，打造一個與眾不同的中國第一個戲劇小鎮。小鎮以戲劇為主體，千畝農田上將建起各式劇院，有四面環水的水舞台，稱為晚宴劇場，觀眾環繞而坐，舞台位於水中央，以追念越劇的水鄉戲台；有可以同時演出兩個不同戲劇的經典劇場，凸顯現代意識戲劇；有花草圍繞的露天劇場；有仿颐和園聽雨閣上下三層舞台的古戲樓；有給戲迷提供的戲迷劇場。

還有戲劇工坊、工匠藝術村、戲曲博物館、影視基地，百畝花果果園，一個以戲劇和

山水為核心的文旅小鎮沿着剡溪而建。

小鎮還有新意念，構建桃花源式的理想家園，種桃種李種春風。外圍和內圍之間有水塘，大人洗菜洗衣服，小孩游泳嬉戲，老樹上掛着鳥窩，樹下有穀堆和樹樁做成桌椅的田園生活，重現夢裡的家鄉。

田園風光雖相似，但比家鄉現代化，乾淨整潔，道路鋪了碎石子、花壇，菜園用石頭和木塊壘起，果樹下不再泥土裸露露種上黑麥草，或鋪一層山核桃殼，賞心悅目，視、聽、觸、嗅、味這些感觀俱全。還有高科技，蔬果都是浙江省農科院培育的新品種，藏在中式宅院一層的3.9米高架空層，是高科技立體農藝空間，光伏電板發電、一體式種植機、植物牆、架水培育……

這不是幻想，也不是藍圖，小鎮馬上就要落成，兩台開幕大戲已經在籌備中，全新舞台技術包裝的越劇名劇《追魚》和《山河戀》，由小鎮掌舵人著名導演郭小男親自執導，據說，戲至高潮，劇場的一面牆將完全打開，觀眾眼前將出現真實的江南山水。多麼令人傾心的地方，希望越劇小鎮打造出世界級的戲劇生態環境，吸引全中國乃至世界的藝術家和喜愛戲劇的人，聚集到這裡來，共享藝術，共享江南。

此山

鄧達智

退下鉛華裸妝之美

瞬間看到的人、事、物，難保不會愛慕眼嬌；時光流逝、事過境遷，不外如是。

超過三十年看一個人，未必百分百準確，不應太走眼了，雖則偶有失準讓你跌眼鏡；作為一名Icon，無須埋身走進實際生活的人物，保持距離審視Christy Turlington從十多歲的成長與事業發展，幾乎沒行差踏錯，沒任何挑剔叫人失望。

猶如讀書，慢慢進化我們只滿足於某幾位甚至一、兩位作者的文字。猶如美食，少時享受自助餐的多樣化，前菜、主菜、甜點，花多眼亂美不勝收；某日，發覺滿足不過一隻生熟得宜滾水蛋、一盤青菜、一壺清茶。時裝世界表面燦爛奪目，百色目眩；經歷久遠，突然只餘那些衣服色相，某幾張面孔，其他漸次淡出，繼而模糊。那時對時裝方面的熱愛難以估量，對不同國度、不同文字時尚雜誌亦曾迷戀；買啊、買啊、沒完沒了，家中幾層樓的空間盡被書籍、電影DVD、音樂CD並時裝書籍雜誌佔據，數量以萬計。

那天終於來到，必須將雜物處理，騰出多點空間，好些書籍、光碟，當然包括時尚雜誌忍痛放棄，扔掉或送人。取捨困難，只好以人物作界線，先留下某幾個人物當封面，或特輯。Christy Turlington是時尚領域裡公認至美麗、至具個性、親和力至強的女孩，亦是自己一直關注的目標；心

論，自從二十六歲退下風高浪急走Show前線回歸校園，以為吃青春飯的女孩自此歸於平淡，最終銷聲匿跡，自己也樂得將那個特定時間鎖上，從此不再買或再收藏既重兼阻塞空間的雜誌。

誰知計劃失效，退下前線的Christy反而獲得證實媒體、品牌及粉絲不離不棄，封面與Editorial特輯不斷出現，全無後退的跡象，今年踏入49歲，明年50歲，愈戰愈勇，即將於九月發行，以及時裝雜誌廣告收益至大、頁數至多的月份，竟然出現在美國《In Style》、法國《Vogue》、波蘭《Vogue》及紐約《WSJ》雜誌十周年特輯的封面上。

近年Christy不時退下化妝品，經常在紐約街頭慢跑或世上重要馬拉松賽道上以裸妝現身，更在雜誌封面及內頁攝影專輯上不化妝，照片看來清新可愛，散發並推廣了自然美，絕對如攝影大師Arthur Elgort (Christy入行的伯樂，自少女起將她提攜的長輩) 點評：她是這一代模特兒中的模特兒，絕對沒錯。

Christy Turlington 經常在紐約街頭慢跑。作者提供



百

鍾倩

活着本身就是對生命的讚美

批評家張定浩在書中談到，「我有時會覺得，要準確感受一位其他語種的詩人，單靠原作和現有的翻譯是徒勞的，更有幫助的，是他本人談論詩歌的散文著述，以及借助另一位和他同語種詩人的眼睛和耳朵。」

讀完詩人余秀華的首部散文集《無端歡喜》，我也有相似的感受，不得不說，要想理解或走進詩人的內心，讀她的散文作品是一條捷徑。細碎的，具體的，溫煦的，又尖銳的體驗，散文中還原了一個更真實更積極的余秀華，或者說，她本來就是掙扎向上的、抗拒平庸的、追求自由的風中野草。

成名後的煩惱，奶奶的故事，母親患肺癌去世，小院裡的生活，消逝的橫店村，愛慕的心上人，這些被余秀華寫進了書中的40篇散文，平凡中給人以細微的感動和思考。如果用一個詞語概括就是「柔弱」。柔弱不是怯弱，而是內柔外剛，「柔弱勝剛強」，就像作家史鐵生曾寫到的，「柔弱是愛者的獨信」，在我看來，這是詩人看透了生存本質後的豁然而了悟。從「是什麼把支撐着余秀華的名字在世界裡遊蕩了40年」發問，她在深遠思考和獨立行走中找到答案：我只是耐心地活着，不健康，不快樂，唯一的好處不虛偽。不虛偽就是真誠，真誠，善思，用詩歌打開一扇窗戶，她與這個荒誕而不完美的世界平等對話。

書中開頭，她就寫到自己的「摔倒」，自傳體小說《且在人間》中，她摔倒後一旁的丈夫並沒有扶她，帶來的是身，痛的是心，確切地說是身體殘疾帶來的尊嚴之痛，她以敏銳視角洞察人間世，「我摔倒的時候看到人性的悲涼，而在悲涼裡退縮出來，而這退縮的過程，消耗了我20年的光陰。」

不如說她用20年重新接納了自己，「有時候我覺得活着本身就是對生命的讚美，殘疾本身就是對生命的思考。」在世俗眼中，她帶着詩歌走出了家門，紅遍網絡，然後離了婚，換得自由身，想想，這何嘗不是一個女人的精神蛻變和心靈成長呢？

讀這本書，是輕鬆的，很多句子蘊含深刻的人生感悟，同時也是引人陣痛的，不時地停下來，反觀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過，「苦難到底是什麼？苦難應該是土壤，只要你願

意，把你內心的所有感受隱忍在這個土壤裡面，很有可能開出你想不到的燦爛花朵。」余秀華就是這樣，她說：「生命如同上帝給一個人買了一部手機，你愛惜着用，可以用很多年，摔碎了就沒有了，上帝也不富裕，沒錢給你買第二部。」這樣充滿禪機的句子俯拾即是，同作為折翼天使，我頓悟到，余秀華的散文，指向的是靈魂深處的開掘，她沒有迴避外在聲音，她是用誠實的活法和主動的姿態滲透人生這本大書。

在《也說死亡》一文中，她說：「一棵野草，除了不要命的生長，除了在巨大的創傷後還能歡喜如常地拱出地面，沒有比這更高的生命禮讚。」她由此想到草民/底層百姓，「人說這樣的日子是小日子，但是日子均攤出去，無論誰的日子都不會大一些。」而寫到多肉植物「幽女」從四片葉子長到十四片葉子時，她說：「這是生命在積累，在喜悅，在愛。」這樣的描述令人心頭顫抖，為之動容。

佛家有言，「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余秀華帶着詩歌走出家門，穿越大半个中國，回過頭來我們平視她的生活，活得通透，無端歡喜，「真正的喜悅都是來自靈魂深處，而不是外界。」《活着，拒絕大詞》一文，她用苦難、堅強、目的、榜樣四個關鍵詞闡述自己的生命態度，其實她是用向內求索為自己尋找精神平衡，強調堅強是我們靈魂的對照，強調用讀書為自己尋找榜樣，強調喜歡詩歌本身就是目的，這些強調凸顯愛得深沉，「感謝我自己卑微而鮮活的存在。」

不難看出，她詩歌中的情感叩擊和精神韻律正是源自骨子裡對生活的熱愛和追求，尤其是對愛情的渴求。備受爭議的那首詩，她在散文中的獨白，也是一種自我求證，「優雅一點的說，是我們在生活裡的積極態度」，「反正愛情來了，花就開了，花一開，春天就來了」，多麼的叫喚憧憬，即便是悲傷的喜悅，「有時候也是一種索取，它要求我們給出淚水，給出絕望，也給出對一個人的深切呼喚。」

人們讀余秀華的詩歌，用嘴巴或心靈，幾乎同時，余秀華也在讀自己，「詩歌通向靈魂，靈魂只能陪伴自己了解，詩歌不寫自己能寫誰？」她寫陪伴奶奶的狗，寫母親去世後的生

發式

余宜發

熱不可擋的旅遊經驗

早前跟三位好友一行四人到了韓國首爾旅遊，在出發之前，已經得知當地的天氣非常炎熱，差不多40度，所以也作了心理準備，而且也帶了一些比較輕便的衣服到當地穿着，但原來熱的程度真的令人受不了。

其實每次旅遊也會留意到當地的天氣狀況，當然不希望會遇上下雨天，但原來有沒有下雨，這個已不是重點，夏天到其他國家旅遊，特別是今年的夏天，環球氣溫也普遍上升很多，無論是北美洲、歐洲、日本甚至乎這次旅遊的韓國首爾，氣溫也高出正常指標，熱到不敢相信。所以更加會留意氣溫有多高，這個才是重點。

就在我們身處香港這個地方，每年夏天也熱到叫苦連天，但也只不過是33度至35度左右，當然也視乎不同的地區，所以不敢想像氣溫高達差不多40度會是怎樣。因此這次的首爾旅遊，我也是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去到當地。

當一出機場之後，感覺又沒有熱得這麼厲害，好像跟香港差不多，因為可能抵達的時候已是黃昏，氣溫稍為回落，但到第二天一早出來吃早餐，甚至長期逗留在街上，終於感受到那種熱到透不過氣的感覺，逛街一會兒已經很想回酒店休息，而且終於感受到這種高溫底下是如何生活。

就好像其中一天，我們只是在街上逗留十數分鐘，在猛烈的陽光底下暴曬，再加上沒有風的天氣，感覺就好像入了蒸籠成了點心，準備給人們吃的一樣。在那個時候，我也在想，如果我們不好好地保護這個地球，再過多不知幾年，這個地球真的可以繼續給人類居住嗎？

雖然這個旅程天氣熱到不能，但也有很多愉快的事情，我們四人吃了很多很好吃的美食。而去旅行除了購物之外就是觀光，看看當地的名勝，因為這一次的天氣實在太悶熱的關係，我們也沒有去一些戶外的名勝地方參觀，只在最多人喜歡遊的「明洞」這個地方遊覽，而且我們也因為炎熱天氣的關係，每每逛一段時間，便會找一間咖啡店休息一下，畢竟這次旅遊的目的其實沒有什麼，只是想找幾位好友聚首一堂，談天說地，吃東西而已。

近年也有很多人選擇到首爾旅行，不得不讚當地政府對推廣娛樂事業的支持，據講他們會用大量的金錢去支持娛樂事業，補給一些無論是電影或電視劇集及音樂圈金獎，令到他們製作水準提升。

近年有目共睹，因為這樣，出現了很多偶像明星，令到很多人趨之若鶩，也選擇到這個國家旅遊，其實我們香港也可以仿效這種透過娛樂事業去帶動旅遊業的方法。

隨想

興國

七夕隨想

今天是農曆七月初七，是民俗中的七夕。記得在童年時代，還可以聽到長輩訴說着牛郎織女一年一度在七夕這天靠鵲橋來相會的故事，還可以見到年輕少女仰望朗朗青天上的星星，默默許願的情景。

青年時代，有關七夕的詩詞讀了不少，到如今還記得的，比如白居易《長恨歌》的「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以及杜牧《秋夕》的「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

在那個靠書信才能傳情的年代，最喜歡讀的就是秦觀的《鵲橋仙》：「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渡。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

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如今的青年男女，追逐的是英仙座的流星雨，對於一年一會的牛郎織女星，都已不會抬頭仰望。現代都市，輕羅小扇已消失不見，更別說那點點光光的流螢了。如今的智能電話，隨時隨地可以傳情，更可見對方的神情，靠什麼書信往來？對年輕人而言，那早已是想像不到的事了。

古代的女子，需要靠一雙靈巧的手，才能織製出日用品。因此七夕又名乞巧節，據說從前在蘇州，七夕當天，少女都會在河水滲井水的碗內，輪流投下一枚繡花針，在陽光照射下看看碗內的針會變成什麼形象，如果看起來像一粒算盤的珠子，或者像毛筆的形狀，那就是「得巧」了。

今夜，還會有現代女性去「求巧」嗎？今夜，還有青年男女會「坐看牽牛織女星」嗎？

古今談

范舉

鮮卑人漢化的隋唐時代

不少人都說唐朝的開國君主李淵和李世民都是鮮卑人，他們都保留了遊牧民族的一些特點，又逐步漢化。李淵更加是隋煬帝楊廣的表哥。在隋朝的時候，李淵是隋煬帝最信得過的軍事將領。豈料，最信得過的人起兵作反，滅掉了隋朝。

內蒙古地區，其實就是遊牧民族和漢民族逐步融和的地區。在南北朝北齊的時候，漢族已經不必和遊牧民族直接進行軍事鬥爭。當時內蒙古的南部地區已經居住了不少漢化了鮮卑族。他們擁有武裝，成為了東漢末年、北齊、隋朝武裝集團，守衛着邊境。

北齊的時候，匈奴已經遷徙到了歐洲，從蒙古高原到西伯利亞，活躍着柔然這個遊牧民族，並且把各個部落統一起來，不斷向南方入侵。當時內蒙古的南部，有一個小城鎮叫武川鎮，在今天的呼和浩特市西北方二十五公里，當時湧現出一批鮮卑貴族，能文能武，而且開始和陝西關中的漢人通婚，形成了有血緣聯繫的軍官集團，左右當時的政治局面。

獨孤信是西魏八大柱國（相當於八大元帥）之一，生有七個女兒，三個女兒分別是北周、隋、唐三個朝代的皇后。獨孤信的長女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皇后明敬皇后；第四女是唐朝元貞皇后；第七女是隋朝文獻皇后。在周、隋兩朝都進入

皇室，三代都為外戚，自古以來，從未有過。當時的皇帝，如果沒有陝西關中和甘肅隴山軍事集團的支持，很難坐得穩，在當時戰火紛飛的狀態下，西魏是軍政合一的，這八柱國、十二大將軍都是出將入相，不光是軍隊的統帥，同時也是國家的領導核心，還是當時關中地區最顯赫的二十大家族，各方面都處於社會的頂端。

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皇帝都出自這個集團，其中，西魏、北周和唐朝的始祖都擔任過柱國，而隋朝的始祖是大將軍。隋煬帝楊廣和李淵是表兄弟。李楊兩家還互相通婚。比如李世民的姐姐桂林公主李氏，就嫁給了大隋宗室成員楊師道。再比如李世民的妹妹女孫平公主，就嫁給了隋朝宗室成員楊思敬。這兩樁婚事，皆典出《新唐書·諸帝公主列傳》。說到這裡，也許有人會說了：「關了半天，原來隋唐爭天下，就是親戚互毆。」

以隋、唐為例：隋文帝楊堅本身便是關隴集團的一員。楊堅不可建國，關隴集團的支持功不可沒。漢人如鄭譯、劉昉、高穎等名臣有助推動國策。至於唐朝，李唐自稱出自隴西李氏，以西涼李暹的裔裔自居，但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以及《李唐氏族推測》三文，均認為李唐實稱隴西貴族，實為趙郡李氏的一支。

演藝

小蝶

兒童劇的商業市場

一年一度的暑假，電影市場當然非常顧及小孩子的口味。很多卡通片和動畫都在此時推出，叫「廿四孝」家長的口袋裡了很多。

舞台劇的情況也一樣。若你在七八月想看兒童劇的話，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有新的製作。只要你肯付出金錢，便不用擔心你的子女周末沒有舞台劇可看。

我記得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香港並沒有太多劇團製作兒童劇，而專門製作兒童劇的劇團亦只有寥寥一兩個，可見那時兒童劇並非劇場人特別關注的劇種。這當然與香港戲劇發展的軌跡有關。舞台劇在那時候仍未像今天那般發展成熟，很多東西都需要劇場人慢慢探索。當時連創作劇也仍未有太大的發展，兒童劇自然沒有特別備受重視。

二三十年後過去了，今天的劇場面對不同的生態和市場，「發現」了兒童劇的重要性了。於

是，大家都一窩蜂地在這個市場上分一杯羹。

我起初對此情況感到非常納罕，不明白箇中原因。我的想法是：一張小童票，可以為劇團賺到多少利益呢？洞悉行情的劇場人立即指點我迷途，她說：「你以為看兒童劇時只會是小孩子自己一個人入場觀看？最少也會有一名成人與他一起看吧？最常見的情況還是父母同來，這就已經賣出三張票了，如果一家四口便賣出四張票了。」噢！我們平時看劇，有時會獨自購票，較常見的是約一位親友一起看。兒童劇的確比成人劇較容易銷路。

誰知當我覺得製作劇目給兒童觀看時可以比成人劇多銷一半，甚至一倍門票，是一種很聰明的市場手法時，原來劇團還有更聰明的做法：讓一班小孩子當演員，一起演出一齣舞台劇。我聽到這個說法時，第一個反應自然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便感到非常無趣。我連專業演員的演出也無暇盡看，哪能抽出時間入場看小孩子的戲？高

人又再指點我，她說：「你以為劇團的目標觀眾是你嗎？當然不是，而是小演員的家人和親友呀！」噢！我明白了，若小孩子當觀眾，即使一家四口來看，也只會賣出四張票。可是，若小孩子當演員的話，除了一家兩三口的門票之外，還會有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小孩的其他叔叔姨姨等親人前來捧場。這樣算來，一名小演員隨時會幫助劇團銷售五張或以上的門票，這真是一門不錯的生意啊！所以我早前看了一個由數十名不同年齡的兒童演出的舞台劇，即使在大劇院中上演，依然座無虛席，原來是有原因的。

兒童劇的市場價值如此高，難怪現時很多劇團都紛紛演出兒童劇了。我最近跟一個劇團的藝術總監建議演一些劇目，她回答說：「我們現時已經轉型，專門演兒童劇。」有些劇團更在成立時已經開宗明義地表明他們是專演兒童劇的。因此，在過去二三十年間，香港的兒童劇發展實在非常急速，但亦非常成功。